

防癆郵票



Dr. P. Ehrler, Berne 原著 阿介 譯

肺結核最為陰險，就是在流行的時候也不一下子使很多人死亡。它只是讓你每天不停的咳嗽，慢慢的把你拖向墳墓裏去。雖然我們極力防治，還是很難把它克服。人們若是稍不留心，它便又很快的蔓延開來。

幾世紀以來，接觸傳染一直被認為是件不可能的事。希波克來底斯（Hippocrates）認為癆病（註一）是由遺傳而來。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曾懷疑到為何癆病、疥瘡（Seabies），砂眼（trachoma）會傳給別人，而發熱，水腫（dropsy），中風（stroke）却不會？結核病在當時是一個解不開的謎題。

由於對疾病的缺乏瞭解，醫生所能給予病人的最佳忠告是到空氣新鮮的地方去休養。有人更主張大量的白蘭地酒是特效藥。在1865年，Davos地方有一批人，因移往義大利而染上了肺結核。他們爲了想落葉歸根，便回到家鄉。不久之後卻都痊癒。當地的空氣實是他們的救命恩人。因此在1871年Humboldt等人便在海拔2100呎的Silesian高山上開辦了第一個肺結核療養院。至少他們證明了癆病是必須經過長期的治療和細心的照顧才有痊癒的希望。幾千年來被認為不治

的病，到那時才似乎有了一點希望。由於療法的舒適，再加上當時人們普遍受了放血和水蛭療法的荼毒，療養院便有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建立起來。

就在這時代，診斷學已有很大的進步。1756年，頑皮的Leopold Auenbrugger 在他父親的木器店裏，不時的敲敲打打中竟悟出了叩診的原理。他曾寫道“親愛的讀者，我誠心的獻上我對於胸部疾病鑑別的小發現——叩診”。不過他的發現太超越時代了，以致當時的人根本不予重視。直到1808年Corvisart才廣爲提倡。Corvisart是拿破侖和約瑟芬的第一位私人醫生，他把心肺的疾病分開來。不過他並沒有很強的創造能力，因此顧到了心音，卻沒分出呼吸聲。一直到他的學生Laennec才總其成。

這位法國醫生Laennec，是現代診斷學的奠基者。他對於聽診和病理變化關係的精確描寫，至今仍令人嘆服。他常喜歡向別人說，在1816年時他根本不敢用聽診法去診斷少女的疾病。因爲每次當他把耳朵貼上她們的酥胸聽診時，往往只聽到自己如雷的心跳，血脈賁張下根本就忘其所以。偶然間被他發現到棍棒竟能傳音，真是高興異常。經過幾次的改進後，

聽診器便被他發明了。就這樣醫生得以免除尷尬而且又可以得到精確的診斷。以後病理學家Rokitansky和醫生Skoda把病理和臨床連貫起來，診斷也就更加準確。

19世紀時診斷法的進步，對消除結核病，並沒有很大的幫助。那時大家尚在黑暗中摸索那疾病的結核。醫生被威脅著要監禁起來。癆病流行的房屋和所有物被燒毀。這些恐懼手段仍然沒有絲毫效果。因爲傳染的源頭根本不在死者，而是那些活著的人。1865年，身爲軍醫的Villmin以極邏輯的手法證明結核病是接觸而引起感染，他提出防治的方法並且說“患有癆病的士兵對他的隊來說，正如患有鼻疽病（glanders）的馬和健康的馬關在一起，一樣的危險”。幾世紀以來根深蒂固的說法使得人們難以相信他的理論。他遠離經道的看法，便受到當時人們爲嚴厲的攻擊。後來Henle發現一隻貓和一個患有癆病的婦人住久後，也產生咳嗽現象，並被證實染上了癆病。這時，人們才對遺傳發生了懷疑。後來Koch更證實了Röschlemin的理論。

1882年3月24日是醫學史上



大日子。這天，Robert Koch在柏林提出他的論文“*Physiologische Gesellschaft*”。它報告結核桿菌的發現。這下子便把結核病神秘的外衣給揭開了。人們這才了解原來是這細菌使人染上了“癆”或“墓庭旁的咳嗽”。當時結核病已高居死亡的首位，每7個死者中便有一個是因它的蹂躪而死的。

這報告提出後，舉世為之震驚，報紙爭相以頭版刊載。Koch的大名傳遍了每個角落。

Koch是一個鄉下醫生，他單獨一人在困苦的環境中建立了克難式的實驗室。他那孜孜矻矻的精神，使他成為第一個發現到炭疽病（*Anthrax*）病原菌的科學家。由於這項了不起的成就，皇家健康組織延聘他為研究員，不久之後便發現了結核桿菌。1901年他成為第一個得到諾貝爾獎金的醫生。1908年Paul Ehrlich因為合成“606”（*arsphenamine*）而成為第二位得此殊榮的醫生。

Koch在細菌學上和流行病預防學上的成就，其地位僅次於Louis Pasteur。他自承深受Pasteur理論的影響。Pasteur不是一位醫生而是一個化學家。他發現醱酵和腐敗都是由一些微小生物所引起的。到今天，許多研究細菌的機構，仍以他的名字來命名。就連遠在中非洲的也不例外。

著名的病理解剖權威，也是現代人類學的創始者和健康組織的前鋒—Rudolf Virchow因為一時的愚昧而賭錯了馬。他惜時間，竭力反對結核桿菌的發現。他的權威性使得Koch深受打擊而走頭無路。經過這次刺激後，Koch更加努力的鑽研，終於從結核桿菌中提出結核菌素（*tuberculin*），並以這為治病的良藥。就在這時，人類又遭受到另一次的浩劫。Koch充滿信心的宣佈說“我相信，早期癆病的治療是輕而易舉的”。治好結核病？那真是一大奇蹟。在公眾和醫學界紛紛要求下，他沒經過詳細的考慮，便用結核菌素來治病，

結果許多病人因而喪命。這下子，Koch真成了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

由於他過分的熱心和急著想證明他的發現，Koch忽視了藥物可能對人體有嚴重的傷害。這樣欠缺考慮的作為，不失敗才是奇蹟。在這次大失敗中。更使得Virchow揚眉吐氣，咄咄逼人。他也急著要自我表現一番，因此沒經過充分的實驗證明，便提出肺炎和結核病二元論。極力否定結核菌素和結核菌間的關係。不過仍有許多人企圖證明Koch是對的，他們把結核菌素的劑量降低，再注入人體，結果仍然引起休克。一直到Pirquet才另闢蹊徑，他把結核菌素拿來作診斷之用，這就是今日的PPD試驗。說到治療仍是困難重重。

在這裏，我想必須把當時一般外科的情形加以介紹一下。其實我們所有的一切（除了自然條件外），都是不費分文，從前人取得的，也可以說是白白得來的。這在科學上，更是如此。一種新思想的誕生，總必得有先賢留下的理論作為引導。Pasteur偉大的發現，奠定了消毒的基礎後，Joseph Lister便構想無菌的手術。這使得醫學更往前邁進了一大步。在法國，消毒劑功能的介紹應歸功於Ctave Terrillon和Leriche二人。Theodor Kocher把這新觀念帶到英國，並且在瑞士首先使用Lister法開刀。1909年他更以甲狀腺手術的成就而獲得了諾貝爾獎金。Carlo Forlanini雖是一位皮膚科專家，但在1882年時他却已有了氣胸（*pneumothorax*）療法的構想，十年後他使用這種手術來治肺癆病人。

畢竟外科方面當年正處於起步階段，因此想用法來治結核病尚有重重困難。而病人最希望能以內科療法來醫治。因此各種不同的主張，紛紛提了出來。1887年Sir R. W. Philip在蘇格蘭創設了結核門診中心。1897年E. Malvoz在比利時建立第一所療養院。1902年更有人主張以日光來療病，因此1903年Rollier便在L-

ey sin 建了一所專為收容那些以手術治療過的結核病人的復健院，在這復健院內主要以日光來治療這些病人。Calmette 也在法國建立復健院，他對預防醫學有著相當的貢獻。他和 C. Guérin 經過不斷的實驗，終於把結核菌變成免疫用的疫苗。他們用牛培養，經過許多代後，這些病原菌的毒性逐漸降低但還保留了它們的抗原性。他們花費十三年的工夫，總共培養了230代才告成功，這便是今日人人熟悉的BCG (bacillus of Calmette and Guérin) 疫苗。接種BCG疫苗的人逐漸增多，控制結核病的夢想也漸成為可能。在藥物治療方面，也一天比一天進步。新的化學藥品相繼被發現。大楓子油 (Chaulmoogra-oil)、鈣片、銅、硫醯胺 (Sulphonamide) 等陸續出現。結核病的治療也就漸露曙光了。1944年結核病最大的剋星——鏈黴素 (Streptomycin) 終被Waksman發現。以後PAS, INH等的發現，使得人們更能輕而易舉的控制這人類的大敵。

另一方面，在1895年Conrad Röntgen發現X-ray, X-ray被廣泛的用在醫學界後，有著極輝煌的成果。醫生現在不光是在人體外臆猜了，他們利用X-ray看到身體內部的病變，因此更能把握住病情。1901年Röntgen成為第一個得到諾貝爾獎金的物理學家。

A. Béclère 是第一利用X-ray來治結核病的先驅，他把這新觀念介紹到法國，結果相當令人滿意。另一位先驅便是醫學史上著名的“光學醫生”Dane N.R. Finsen 他專門喜歡用日光和人工光線來醫治病人。經過長期的研究後，他發明了紫外線燈，用它治好了不少患有皮膚結核的病人。

結核病並不只是醫學上的問題，病人還須獲得社會的諒解和照顧，由於這疾病對整個人類有著嚴重的威脅性，因此不分國界大家一致團結起來防治。但要使病人能受到充分的照顧，勢必要有一充裕的財源不可。這只

好依賴郵票的發行了。

1928年9月在羅馬召開的第六屆國際結核病會議上，大家決定以“卍”代表防癆標幟。世界上有五十多個國家為了充實防癆的經費，先後發行了這類郵票。第一個利用“卍”標幟發行郵票的是比利時，從1925年起他們連續發行了一組。就是不出郵票的國家，也紛紛以印花宣傳防癆的重要性。此類印花，據統計至少有郵票的二倍。

有趣的是在回教國家，他們標新立異的以雙紅彎月代替卍。而以色列不甘示弱的用延命菊作為代表。把抗癆和抗癆標記合在一起印行郵票的是海地 (Haiti) 首先構想出來的。在南斯拉夫的蒙特尼哥羅省 (Montenegro) 還發行了罰款票。

在“卍”未決定以前，已有些國家早就發行了防癆郵票。瑞士發行的郵票背後，便註明“專為防治小兒結核病”之用。其中最早發行的要算是荷蘭(Netherlands) 在1906年重印的那一組。這組郵票只限於當年12月24日到同月31日間有效。這裏提出的都蓋有首日戳。

當結核病在工業化國家中漸漸消失之際，防癆郵票的發行，也就越來越少了。不過這疾病在開發中國家還是個亟待解決的公共衛生難題，因此防癆郵票也便得以繼續不斷的發行下去(註二)。

註一：「結核病進行時，組織的破壞往往非常厲害，有增無已，故亦名癆病 (Phthisis)」。見葉曙病理學。

註二：本文所出示的防癆郵票，挑選自作者個人的收藏。

本文取材自“Postage stamps in the fight against tuberculosis”一文，原載Organorama Vol. 7 No. 2. 由N. V. Organon 出版。

